

于輒曼聞凝深淵粹上烏懸反深一釤
反上古音句侯反闔筵上胡友造之反充也瘦遂反純一釤

深思歷上他頂也除也散鄙吝上碑羨反
反上古音句侯反雕削下居倚簪側參反驪駒良刃反

熊飾雄字憇尼六反張敞下昌兩裹與上馬音離
美也下悲字繁複重也福軌則水反同倡粗陳上毛反博

撿反熙也繁複重也福軌則水反同倡粗陳上毛反博

猥蒙上烏每反循質挺周私遂反純一釤
每反循質挺周私遂反純一釤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聚

大唐西明寺釋道宣撰

與翻經諸僧書并答

太常博士柳宣
沈休文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法義篇第四之五

衆生佛不相異義 南齊沈約字休文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因緣義

沈約

形神義

神不滅義

沈約

難范鎮神滅義

沈約

因緣無性論二序

陳沙門真觀并朱世卿

比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周藏經願文

寶臺經藏願文

謝荅并表請

隋煬帝

三藏聖教序

唐太宗文帝

謝荅并表請

今上即高宗

述注般若經序

唐褚亮

金剛般若經集注序

司元大夫李儼

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
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
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
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
生之爲佛性寔在其知性常傳也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
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
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
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爲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

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芽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外緣寔是由乎此也

沈約

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開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美無惡乎

因緣義

沈約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
一余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
因一果內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
所稟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
生也雖然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揔無不盡之万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一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

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沈約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遠飛禽飛禽則不遠犬馬曷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比越南未足云疋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群方緬曠情性曉昧理

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弥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迺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爲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夭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夭則生不可漸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麗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

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
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
經通大聖貽訓豈惑斯哉

難范縕神滅論

沈約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體是一
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
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
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
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
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
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
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
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
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
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猶利
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刃是舉體之稱利是一
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
妄合耶又昔日之刀今鑄為劔劔利即是刀

利而刀形非劔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
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天人之道或
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劔之爲刀刀之爲劔
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刀形已分
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爲兩
則飲乾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
刀之爲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刀之與利
即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
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
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眼用而利之爲用無
所不爲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鷹非一處偏
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

若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
可以聽聲矣

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鋸而銛
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
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
處耳

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脾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

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身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云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弥所駭惕

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

而形存也

來論又云歟而生者歟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旣病矣神亦告病形旣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以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耶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旣化爲骨骼矣明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即是三虫安謂其不滅哉

神若隨形形旣無知矣形旣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云神云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旣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因緣無性論序 陳沙門釋真觀

泉亭今德有朱三議者非唯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興有性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論以祛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至而理或可觀

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爲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爲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爲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爲惡皆自然而然也座右之賓假氏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

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爲其不然也

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

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降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爲將覩覆敗之權七葉修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侯邴昌疎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貿者哉先生笑而應曰世所謂持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爲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隔萬法而盡然焉人爲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妍媸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大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

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徹此八句者揔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爲之者夫有造爲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強勇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弊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事也萬不一驗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蒸嘗莫主由遺行之所招身居逸樂爲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叔少不埋牠長無今尹之貴邴吉前無陰德終嗣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重華文命荅舷叟之極愚以商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太伯三世無翫兵之咎而假嗣於仲虞漢祖七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

之悲顏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旨舟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嘆而商臣累王荆南冒頓卅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王褒哀變隴木適受非忘之災二生居衛覆舟之痛誰罪三仁在毫剖心之酷何辜若乃側近邦畿密迹世代非墳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心庫豺虺之毒役慮唯以害他爲念行己必用利我爲先錐刀推其尖銳谿壑訝其難滿而則百兩外榮千鍾內寶優偃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綰玉富逸終身自有懷白璧而爲襟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啓蟄之殺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杖而莫採蓄美志而誰貽偏糲於冗雜之中見底於鄉間之末抱飢寒而溘死與麋鹿而共埋享嘗寂漠孀孩無寄名字不聞涙沉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桀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篤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鶻冠子

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未必失之斯之謂矣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關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飈飈雪有委洩糞之下有累王階之上風飈無心於厚薄而華靄有穢淨之殊途天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于公待封而封至嚴母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覩惡人便言其後必云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鋟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述而昧通途守狹

近而失遐曠今承德音煥然蒙啓譬猶踐蜀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沉醉未千朝而遽

醒請事斯語以銘諸紳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情包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

於是爭奪之事斯興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寔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王帛云乎非無爲所薦鼓鍾斯合豈自然而諧干利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隸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誠也善不能招慶禍不能報惡是何肯理之談也且翺翔蠕動猶知去就況人爲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言之非類情所未達

敬待清酬答曰昔盧敖北遭若士自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屈伸俯仰心慮所爲彫鏤剪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爲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痼疾冷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製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兩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爲者乃大無爲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

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塹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因緣無性論

陳真觀法師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非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君子互騁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寓茲所說則盛辨自然假氏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于戈敗績於後而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

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為得也今為吾子揚搢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況復繚園傲吏恍忽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性乃為一時之矯俗非關契理之玄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為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然尚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為善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生麥未見聲和響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助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至德而生於瞽叟便為自然而然者竊為足下不足焉夫至親之道乃曰天性而各隨行業曾不相關堯舜樹德於往生故稟茲靈智瞽叟興惡乎前世故致此頑嚚而

復共結重緣還相影發乃欲因凡顯聖以智化愚若無瞽叟之兇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勛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並為世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興害逆羅睺則護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收以此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為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貧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賤賦命之言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丞相戴淵四隣所患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端晚稱令德閻王無間之罪翻然改面育王莫大之愆忽然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唯應修善不可片時造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念生善是則禁枯寵辱皆守必然愚智尊卑永無悛革豈其然乎決不然也又若以修德之人翻感憂戚行善之者反致沉淪以為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

而望報去善更遙修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辱雅慶方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沉泥暫且龍潛無虧鴈德豈容區區於天壤擾擾於世間自可固窮無煩殞獲至如太伯高讓而

流芳千祀仲尼窮厄而傳名萬代顏稱早出特是命業不長舟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子伏誅亦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方見殷紂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沉尚貽懷怨之咎且夫決定成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禳並起昔因非今造也若謂屠割爲務而求壽百齡盜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以爲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爲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一朝禍盈疊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禹子泥黎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

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漸臺董卓凶殘則曝屍都市晉侯殺趙朔感陷廁之悲齊主害彭生有墜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殷宗殄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陸離難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現報及後報也

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則報應之辨在言爲得而前旨復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

通敏先生曰子旣殷懃屢請余亦僥倖相答但自省庸陋未伸其要妙耳尋法本非有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非無則無滅無生無滅諸法安在非有非無萬物何寄蕩乎清淨推求之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徑無從豈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相可得直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譯論強生分別所謂渴人逐酸水在何他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爲接近情祛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

性執除自然見彌若達乎正理悟此眞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之落葉繁疑並散譬春日之銷冰謹當共捨前迷同遵後業矣

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叔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沉迷歸茲勝地自寶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群品於有待驅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續構石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緇素精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龍宮金口所宣摠勤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年月日某和南云云蓋聞九河跡迹策蘊靈丘四徹中繩書藏群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秘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尼園八犍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資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爲云云

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說論議希有短倡長行青首銀函玄文玉匣陵陽餌藥止觀仙宇關戶望氣裁受玄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過斯陀淺行同座未聞盡天竺之音窮貝多之葉灰分八國文徒罽賓石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道力得無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長臣民休慶四方內附萬福現前六趣怨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善薩戒弟子揚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教被物慇懃微密結集法藏帝釋輪王既被付

囑菩薩聲聞得揚大法度脫無量以迄于今
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
虧而東南愚民餘燐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
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經多同
焜燭結綬繩墨煙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
方收聚未及朞月輕舟摠至乃命學司依名
次錄井延道場義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
比多得本類莊嚴脩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
將十萬軸因發弘誓永事派通仍書願文悉
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止寶臺正藏
親躬受持其次藏已下則慧日法靈道場日
嚴弘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
宮互有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
斟酌分付授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重長
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入寺寫勿使
零落兩失無作前佛後佛諒同金口即教當
教寧殊玉謨須弥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
天龍盡護散在閻浮亦復如是追念繕造之

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撤淨財
豈可稱計所資甘雨用沃焦芽能生諸佛本
是般若人能弘法非道弘人恕己深恩即是
自爲今陳此意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不深
固自行化他備在經律顧循菲識誠媿通方
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最勝無
爲第一樂內典法與自開衆僧何事區區橫
相負荷但慶憑宿植生長王宮謁陸趨庭昂
有遠大出受蕃寄每用祗兢非唯禮樂政刑
一遵成旨而舟航運出弥奉弗墜無容棄祿
高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聞越用乖方旣
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仁然五種法師俱
得六根清淨而如說修行涅槃最近徒守經
律不依佛戒口便說空心滯於有無上醫王
隨病逗藥開乳含酥爲方旣異甜冷苦熱取
療亦殊譬前後教門別赴幾性根莖枝葉受
潤終齊摠會津梁無不入道猶如問孝問仁
孔酬雖別治身治國老意無乖殊途同歸一

致百慮內外相融義同混合何處有學毗曇

而不成聖孰黎耶即能悟真師子嚴鎧反貽

毀於羸目象足到底翻取銷於蜂房心同効
戟諍踰水火經意論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
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
致醍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萬善於

仁壽摠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濟度群生今
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潛力必運他方共登

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伸順弘誓於無
窮平等坦然通遣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請御製經序表

唐三藏法師玄奘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域求如

來之秘藏尋釋迦之遺旨摠獲六百五十七

部並以載於白馬以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
尋蒙勅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今已翻

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為經序唯希勅

旨方布中夏并撰西域傳一部摠二十四卷

謹令舍人李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

謹奉表以聞謹言

勅答玄奘法師前表

省書具悉來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塵表汎
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
蕩滌衆累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而蔭四生慧
日將昏朗之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

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
仰測請為經題者非已所翻又云新撰西域

記者當自披覽勅

獎上重請經題序啓

沙門玄奘

伏奉墨勅猥垂獎喻祗奉綸言精守震越玄

奘業得空疎謬參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海

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

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
奉勅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

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

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

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

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眷

沖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箇玄英聞
日月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
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昧金璧奇珍
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
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

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奧義
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蠢
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謹奉表奏以聞謹言
勅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為汝
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為法師作
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二年辛丑華
宮追獎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
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
下勅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充荆揚
等九大州獎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三
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
對群僚讀之

三藏聖教序

唐太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
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
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
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
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
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
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
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
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
百福而長今妙道疑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
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
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
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
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眞遷儀越
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
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

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
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
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訟時而
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
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
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
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
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
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
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
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

國摠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
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
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
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
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唯人所託譬
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滋其華蓮出綠波飛
塵不能汙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奉貞良
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
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
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
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謝勑賚經序啓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採蹟局於生滅之場
百物正名未涉眞如之境猶且遠徵義冊覩
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峯
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眞教於上賢探
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
田八藏三蔵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

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万里
怙天威如咫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
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就嶺之
遺旨並以載乎白馬來獻紫宸尋蒙下詔賜
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
馬鳴深媿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
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
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法雲之濡百草一
音演說億劫罕逢無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
歡喜如聞授記無任忻荷之極謹奉表詣
闕陳謝以聞謹言

勑荅謝啓

朕才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闢
昨製序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
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環省慮
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皇太子臣治述

聖記三藏經序

唐高宗皇帝

朕才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闢
黎鶻枉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
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
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
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
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
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

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
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
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
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
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
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群有

之塗炭啓三藏之秘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
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邃古而鎮常赴
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
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
祥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

海萬區分義摠成平寶豈與湯武校其優劣
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明
立志夷簡神清韶齡之年體拔浮華之世疑
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
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
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
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
備通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
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
長談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
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
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
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
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斯記
奘師謝皇太子聖教序啓

玄奘聞七耀槁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
因厚地以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

法依人理在無惑伏惟皇太子殿下發揮睿
藻再述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寶相珠迴玉轉霞
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英而合韻玄奘輕
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銘佩奉啓陳謝謹啓
皇太子答沙門玄奘謝聖教序書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
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褒揚讚述撫
躬自省慙悚交并勞師遠臻深以為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唐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
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照慧炬以出重
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
塵流遁以徇無涯躡馳而趨捷徑豈同日而
言也穎川庾初孩早弘篤信以為般若所明
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
乎心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髮受持
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
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瞻祇途而太息

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輶理究遠
 環廁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
 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薺鑄自滿上憑神應之
 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
 舊疑謨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
 之梁棟變群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驚岳而
 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敎西
 興道源東注廿閑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
 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闡籍甚當廿想此玄
 宗鬱爲稱首歲唯闍茂始創懷袖月躍仲呂
 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鍾隨其小
 大鳴劖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
 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顧羨琳遠俯視安生獨
 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刊
 指南所寄藏群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司元大夫隴西李儼字仲思撰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敷典綸

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不踰乎寰域涉其源
 者僅歸乎仁義孰若至聖乘時能仁昭法剖
 秋毫於十地揔沙界而詮道釋春冰於一乘
 冠塵劫而流化若迺是相非相是空非空宵
 乎不測廓焉無像假名言以立體包權實而
 爲用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運無知之
 知導群迷於朽宅究其實相則般若爲之宗
 矣自真容西謝像敎東流香城徙築於綿區
 寶臺移構於中壤鱗萃羽集者咸徇其法雲
 塞霧廓者已悟其真至矣哉無得而稱也然
 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藏於長安城創
 譯一本名舍衛國暨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
 支三藏於洛陽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
 果末有真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
 開皇有佛陀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祇陀林
 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名誓多林雖分
 較揚鑣同歸至極而筌詡析義頗亦殊途然
 流支翻者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仙

論十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較
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舊則工
顯而義周兼有秦世羅什晉室謝靈運隋代
曇琛皇朝慧淨法師等並器業韶茂博雅洽
聞耽味茲典俱爲注釋研考秘蹟咸聘異義
時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字玄暉德鏡玄

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斯文以解詁多
門尋覈勞近未若參綜厥美一以貫之爰掇
諸家而爲集註開題科簡同銘斯部勒成三
卷号爲集註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兩卷
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于天之
峻彌高巨海納川俗日之波逾廣披文者異
窮其理講導者洞盡其性學侶無疲於倍功
談客有同於兼採金口妙義掩二曜以長懸
玉軸微言貫三才而靡絕豈止聲芬鷺嶺字
韞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序

太常博士柳宣

歸敬偈

稽首諸佛願護神威當陳誠願罔或尤譏
沉晦未悟圓覺所歸久淪愛海舟楫攸希
異執乖競和合是依玄離取有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戲入百非同捨同辨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琢玉裨輝能仁普鑒凝慮研機
契誠大道孰敢毀誹謗謗崇德唯唯浸衰
惟願留聽度有發揮望矜憫惄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微言既
暢至理亦弘刹土蒙攝受之恩懷生沾昭鯢
之惠自佛樹西蔭覺影東臨漢魏寔爲鑑觴
苻姚盛其風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鑑慧
日長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闡
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善開遠適羅浮旨澄近
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莫不辯空有於
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
爲息言明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
是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
幽塗事絕言象然攝生歸寂終藉筌蹄亦旣

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競發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輦喧張我等恥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揔持法幢祗植法鼓遐震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膠而能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辭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數若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波輪之歸無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跡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寫水皆望蕩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際爲大覺玄軀無爲是調御法體然皎日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

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爲金山雖成鳳南郭鑑吹淄澑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既通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漫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就嶺身入彼鄉娑羅寶階仍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覺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而爲常面論波若東域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蘇祐路既得之於聲明釋多羅亦剖斷於疑惑法無大小莫不韞之曾懷理無深淺悉能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旣已執情道俗

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象蹤躅非驢所堪猶綯服壺奧白衣不踐脫知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茲芻悉曇亦優婆能盡輒附微慈請不爲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使所以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遇

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答博士柳宣

釋明濬

還述頌

於赫大聖種覺圓明無幽不察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孰悟歸誠良道可仰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一味吞并物有取捨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四句爭名飾非鑑是抑重爲輕
照日冰散投珠水清顯無上德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未動遺榮昂昂令哲鬱鬱含情
俟諸達觀定此權衡聊伸悱悱用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屬歸敬之詞其文煥乎
何偉麗也詳其雅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

海滔天邪山槩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
慢結者漂淪而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翳晝
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服而無歸如來以本
願大悲志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
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茲愛海濟
稟識於三空殄彼邪山驗宵形於八正指因
示果反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稱
焉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
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
隕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炳慧炬於前燈
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
論降邪安禪肅物緝類網者接跋維絕細者
肩隨莫不夷夏欵風幽明翼化聯華靡替可
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含章而體
一味瓶鴻以贍五乘悲去聖之逾遠憫來教
之多闕緬思圓義徇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
相弔振衣警錫討本尋源出玉關而遠遊指
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州

揚真珍謬遺筌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彌廣
前列所明勝義妙絕寰中之中真性真知極踰方
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統無末也無求蠹其
實拂二邊之跡忘中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洎其深重
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
然後以之爲法在心爲法形言爲教法有自
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冲宗豈造次所
能覩縷法師凝神役智詳正始末緝熙玄籍
大啓幽關秘希聲應和擊之大小廊義海納
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
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和滿腹莫測其淺深
聆音駭聽孰知其遠近至於因明小道現比
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
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云
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
夙彰博物弋獵開墳之典鈎深壞壁之書觸
類而長應諸數述振風飈於辯囿摛光華於
翰林驤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

位佇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釋再尋言象
立試即成寶晉代茂先漢朝董精方今蔑如
也旣而翹翔群略綽有餘功而能敬慕大乘
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余忽復屬想因明不
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誼議於
朝形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
誠爲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機
三疏向己一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旣無
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
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
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爲非所非是是恒
非不爲是所是以茲貶失致惑病諸且據生
因了因執一體而立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
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留依去體以爲宗
喻體喻依去體留依而爲喻緣斯兩系忘起
多疑迷極一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
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之平去復以
數論爲聲論舉生成爲滅成豈唯差離合之

宗因蓋亦違倒順之前後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雖廣援七種而只當一轉然非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微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成一呂公所引易繫辭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無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萬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乖復何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苦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此凡所紺紊胡可勝言特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傾逐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乎試舉二三冀詳大意深疵繁緒委答如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示顯眞俗雲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弘遠正

法凝深譬洪鑪非掬雪所投渤海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居忠履孝靈府沉秘襟期遠邈專精九數綜涉六爻博考圖典瞻觀雲物鄙衛宏之失度陋禪龕之未工神無滯用望實斯在旣屬呂公餘論後致間言以實際爲大覺玄軀無爲是調御法體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證稟自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然天師妙道幸以再斯且寢氏天師崔君特薦共貽伊咎夫復何言雖謂不混於淄澑蓋已自濫於金鑰耳唯公逸宇寥廓學殫墳索庇身以仁義應物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節以千雲湛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儒林據撫九疇之宗研詳二戴之說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莫不義符指掌事如俯拾鱗俎咸推其准的法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絕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於朝唯名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成弘護之心實唯素蓄屬斯誼議同心

疚懷故能投刺含膠允光大義非夫才兼內
外照實隣幾豈能激揚清濁濟俗匡真耳昔
什公門下服道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
市貧道狹以庸陋叨廁未遑雖慶朝聞終慙
夕惕詳以造跡三德並是貫達五乘墻仞罕
窺辭峯難仰旣屬商羊鼓舞而霈澤必霑詞

雷迅發恐無暇掩耳僉議古人曰一枝可以
戢羽何煩乎鄧林潢洿足以沉鱗豈俟於滄
海故不以恩懦垂逼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
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顧已庸踈彌增
悚恧指述還荅餘無所伸釋明濬白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煥然喚上音遽醒下音其據反苞必交司牧下音守
也懲惡澄上音蠕動上音星反盧教下音吾彫鏤下音
陋剪琢卓下音足蹈踐也下音手握於反病疾上音
阿或作痘字用亦疾也古歷聘併反下正杞梁上音殯羽羽斂音
也繫象上胡計反周易有之手騁下丑詞也反鑽求上音官反子云
鋒鏑二字音華利也干戈下古和反敗績反功反殯羽羽斂音
反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大唐西明寺釋道宣集

聚

僧行篇第五

序曰夫論僧者六和爲體謂戒見利及三業
也是以道洽幽明德通賢聖開物成務則福
被人天導解律儀則化垂空有並由式敬六
和揚明三寶內蕩四魔之弊外傾八慢之幢
遂使三千國內咸稟僧規六萬遐年俱遵聲
教非僧弘御孰振斯哉然則道涉玄隆峽百
六之陽九塵隨信毀壞利用之安危通人不
滯其開抑鄙夫有阻於時頌故使衆雜邪正
布逼引之康莊心包明昧顯登機之衢術是

故集諸政績布露賢明或抗詔而立讜言或
興論以詳正議或褒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
暢誅詞茲道可尋備于後列
梁弘明集僧行總目

晉庾冰爲帝出詔令僧致敬
晉尚書令何充建議不合奏二首